



事件观

# 这一万亿元与你我都有关系

大家跟外国做生意，赚了美元，如果你不在外国消费，就要去银行把美元换成人民币，银行再拿你的这笔美元去跟央行换人民币，美元最终就留在了央行，这就构成了我们的外汇储备。央行拿着这些外汇去国外投资赚取收益。

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，截至2022年2月末，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138亿美元。算一笔账，超3.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，假设收益率2%，汇率6.5，2年时间，就有0.83万亿元的收益。过去两年，央行还有平均13万亿元的对政府债权和商业银行债权，假设收益率也是2%，也有0.52万亿元的收益。

所以，向财爸上缴1万亿元，央妈还是很轻松的。

解决了为什么能的问题，还得回答为什么。夫妻关系中，谁管钱是门大学问。在我国，央妈管钱，财爸管账，日常生活中，两方虽然也会偶有争论，但都是为了家庭着想，为了维护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。

这几年经济面临的压力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，总理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了，今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、稳中求进。面对新的下行压力，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怎么做？一方面减税退税，保持企业的活力；一方面政府下场投资、消费，一句话，就是政府花钱，以此带动市场整体的活力。

但是勒紧裤腰带生活好几年，财爸的钱也不够了，又不能无限制地借钱

给未来留下太多风险，所以今年政府的方案除了跨年度的资金调节，就是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。

财爸说，安排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，是我国的惯例做法，是统筹财政资源、跨年度调节资金的重要手段，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通行做法。

之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合法性，乃至国际性，自然是因为此前没有这么做，至少从国家账本里很难看出来。我国国家账本由四本账构成：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

梳理近几年的国家账本，2015年-2018年各年均有部分国有金融机构

和中央企业上缴利润，列入一般公共预算非税收入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科目，但没提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的事。

2019年国家账本该科目下出现了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。当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(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)为6659.03亿元，为预算的117.9%，比预算超收1009.03亿元。市场分析，这里的特定金融机构就是指中投公司、央行等。

疫情发生以来，我国暂停了该项举措。财爸的说法是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。今年，预留的政策空间要释放一些了。

2020年和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

以青山喻指市场主体也就是企业，先是留得青山，赢得未来，后是青山常在，生机盎然。今年，政府希望雪中送炭，助其焕发发生机。

市场仍有担忧，比如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开启财政货币赤字化的大门，是否预示着央行降准？很快，央行就下场辟谣：人民银行结存利润主要来自过去几年的外汇储备经营收益，不会增加税收或经济主体负担，也不是财政赤字。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央行，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，不会造成财政向央行透支。

学术上的理念仍可争论，但回过头来看，政府的收入来自老百姓的税收，银行的利润来源也是老百姓，最后这钱用来放水养鱼，终究是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。

央妈也说了，这一万亿元主要用于留抵退税和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，支持企业纾困、稳就业保民生。

这笔钱和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有关，和一家辛苦维持的小餐厅有关，和一个到处求职的父亲有关。治国有常，而利民为本，钱的去向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，且看2022年政府如何花好这笔钱。

# 倒数第二的冠军



孙鸿胜在泳池训练中。



孙鸿胜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。



孙鸿胜在踢足球。



孙鸿胜在进行腰腹训练。

他决定先尝试一年。

去了云南，他发现因为长时间没有专业训练，自己腿变硬了，也找不回之前的水感。他很想急，每晚失眠，脑子里一遍一遍回忆动作，动作做标准了，但在水中就是快不起来。刚去时孙鸿胜在前面领跑，但当他看着队友的速度不断变快，马上就能摸到他的脚，他知道再耗下去只会给家里增加负担。回到老家后，他辗转于残疾人艺术团、网络游戏代练、网络主播推广等不同职业，试图忘记体育的梦想。

开始滑雪纯属偶然。2016年，在游泳队师兄的婚礼上，师兄告诉他省滑雪队正在选拔人才，想去的话，第二天就要到沈阳。

孙鸿胜不知道滑雪是什么。他最熟悉的、和雪相关的活动是打雪仗，他因为用脚抓雪抓得慢、扔得也慢，总是在躲避别人扔来的雪球。

但他知道，在滑雪队要是表现好，就有可能参加冬奥会。回到家，一听到母亲回来，孙鸿胜就从炕上蹦下来，冲到母亲的屋里喊，声音兴奋得颤抖：妈妈我得走了，我要去练滑雪！

刚进队，游泳培养的身体柔韧性帮助他更快地适应滑雪，他能灵敏地将身体从失误前救回来。他喜欢那种将摔未摔的倾斜感，这时身体已经到了临界状态，其实失误率高达百分之七八十，因为你已经超出了你平常滑的极限，但你已经忘了。

强大的阻力让他没有还手之力，人家有手的能往下压，他上下耸动肩膀模仿，但我没那个动作。能不能稳稳落地，只能听天由命。

在训练和比赛时，他最大的劣势

没有双臂，让平衡成为最大的难题。因为他从小习惯用右脚吃饭、洗漱，他的右脚比左脚短2厘米，这也为控制重心增加了难度。

对他来说，转弯时重心的变换尤其困难。手臂能更好带动身体偏移，有时候我就带不过去，会冲出赛道。为了成功过弯，他上身先要往前抢、重心往前压，再用脚踩往一侧发力，脚使劲顶住雪杖，带动小腿、大腿、腰腹从下往上一气呵成，才能及时完成转向。

而在缓坡的时候，运动员需要做抱杖动作，将双手置于胸前、雪杖夹在腋下，绷紧身体、双腿半蹲，以减小风险。他没有双手的辅助，只能绷紧全身、努力往后坐，把背放平，并用大腿和臀部的力量保证自己不会向后倾倒。

在整个过程中，受速度和坡面角度影响，孙鸿胜要和不断弹起的雪杖对抗，有时弹力是自身重量的几倍。因为没有双臂辅助，他只能靠双腿和腰腹的力量压住雪杖。

为了训练腿部力量，教练用绳子把轮胎系在他的腰上，让他拖着轮胎快速奔跑。他回忆自己累得舌头伸出来皮都要掉了。有时因为用力过猛大腿抽筋，没法揉腿，痛得只能在雪地上打滚，忍忍就过去了。

那是很久很久很久的训练，孙鸿胜有些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你看光我出发蹬的那两下，背后是好几万次练习。

教练也想了很多办法做特殊辅导。过弯处撞击旗门时，巨大的冲击力让他难以稳住身体，比如你骑60多迈的摩

托车，有人突然推你一下。为了模拟这种感觉，教练会用一两公斤重的球在孙鸿胜的肩膀上敲打。

练习平板支撑时，教练则会把两个和手臂高度差不多的椅子放在他肩膀下面，帮助他支撑。为了锻炼平衡和协调能力，孙鸿胜还会穿着雪鞋、蒙着眼睛在七八米长的平衡绳上走，绳子离地1米多高，摔下来就是钻心地痛。

除了日常训练，孙鸿胜自己也有一些克服恐惧的小方法。为了释放恐高的压力，他习惯在滑行时大吼，我能从头顶喊到尾，声音在整个雪场回荡。为了让自己适应高空的感觉，他会和队友一起去游乐园坐大摆锤、过山车，什么刺激坐什么。

慢慢地，高速滑行从酷刑变成了享受，滑行时他的余光里也有了树木和山脉。这次站在垂直落差近900米、有20多层楼高的雪飞燕上，兴奋远远压过恐惧。

身上的劣势能通过训练弥补，心中隐秘的痛苦只能独自消化。从训练之初，孙鸿胜就一直对分级有困惑。国际残奥委会会对参赛选手的残疾情况和运动能力进行评级，将残疾程度相近的运动员分为一组竞赛，最终成绩要按照各自的等级系数计算。

2019年的一次比赛中，他拼尽全力拿了第四名，发现前三名都是脑瘫运动员，因为他们减去的秒数更多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，绝对公平不太可能。感觉心好累。2019年年底，国际分级系统师告诉孙鸿胜，他的情况在世界高山滑雪运动中很少见，想给他重新分级，但因为疫情最终没能实现。

孙鸿胜也有撑不住的时候。越滑越不会滑，越滑越蒙圈，有次他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，主教练达里奥看他状态不好，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他，让他出去散散心。孙鸿胜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广州，在车上坐了一天一夜，下车就在马路边上了哭。

除了滑雪，他想不到自己还能做什么，也不想让自己热爱的滑雪像游泳一样从眼前溜走。于是哭完直接去机场，买了最近的航班机票回去继续训练。

在自我拉扯的过程中，他逐渐学会和负面情绪共处。心烦的时候，他就从宿舍溜出来到雪场周围溜达，戴上耳机，随便点开一首动感十足的DJ歌曲，远远看着夜幕中若隐若现的山峰。

你要学会在雨中舞蹈。达里奥曾经对孙鸿胜说。

他习惯了用玩笑稀释生活的苦涩。他的外号叫大圣，因为他在队里话多、闹腾，不爱写训练反思，在脑子里反思反思得了。他在一家短视频平台上的名字叫我是孙鸿胜-yyds，在里面分享着他和其他健全人无异的琐碎日常。他记录下自己用脚洗漱、写字、打游戏的过程，再给视频加上充满斗志的文字和好看的滤镜。

他知道，不管别人怎么对自己，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很重要。小时候村里有人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，他用阿Q精神捱过闲言碎语，他们都是羡慕我过得比他们好。

他把展示自我作为新目标，状态放松了很多。拿不了前三，你紧张啥？让他们紧张去吧，你气势就把他们吓死了。（我）能站在出发台上就已经很满足了，人生几次能站在最高的赛事上呢？也算是证明了我这个级别。

作为世界高山滑雪界鲜有的存在，孙鸿胜已经很满足了，我现在的技术都是自己开创出来的，我就是后面像我一样的人的前辈，能让他们少走点弯路。在国外比赛时，很多教练都把孙鸿胜的比赛过程录了下来，向他的教练达里奥询问训练方法。

当被问到有没有崇拜的滑雪运动员，他毫不犹豫地咧着嘴说，我感觉自己就比较厉害。

朱荣荣回忆起中国残疾人高山滑雪队成立之初，刚开始的小孩就像没长开的茄子，再拿现在的照片作对比，现在就是一朵花。而她对孙鸿胜的印象则是从开朗变得更开朗，在教练心情低落的时候，孙鸿胜还会主动逗教练开心。

孙鸿胜也觉得，滑雪让他有了克服恐惧的胆量和自信。他希望自己这个级别的人越多越好，不是所有残疾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机遇，他回忆自己在残疾人艺术团时，有些年纪小的孩子怕人、不敢讲话，不愿走到社会中。

他想对那些有运动梦想的残疾人说：多出来走走，看看世界有多大。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撞了也别回，就使劲撞，把墙撞倒。

在他心中，大圣和他最大的相似点是，纵使经历了磨难，还相信着我命由我不由天。

滑下去就行！能滑下去我就胜利了！在男子滑降站姿组比赛的出发线前，精瘦、修长的孙鸿胜冲队友们喊完这句话，扭动了两下光秃秃的肩膀，身体前倾、头往下沉，顺着坡跟栽了下去。

滑行中，他知道自己雪板控制得并不好、腿也抖得厉害，每个阶段板子都有点飘。但在最后一个悬崖跳时，他用尽力气奋力一跃，平稳地顺着坡面滑下。

在终点等着他的，是倒数第二名的成绩。但他开心得像拿了冠军，我完美地完成了比赛。

(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

孙鸿胜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上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焦晶娟